

《蚕桑合编》版本及流传考辨

高国金^{1,2}

(1.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2.山东农业大学 农学院 泰安 271000)

【摘要】《蚕桑合编》是晚清著名的蚕桑古籍。道光朝文柱首刊,沈则可重刊,且误刊人名。同治朝长江下游南北两岸多次重刊,书名多变,内容增删不一。光绪朝《蚕桑合编》衍生蚕书增多,流传广泛,人物交织,辑录明显。《蚕桑合编》及其诸多衍生蚕书的出现,契合了晚清官绅大规模劝课蚕桑的时代背景。文章以晚清劝课蚕桑历史脉络为核心,通过内容与人物的微观视角,探求蚕书版本差异、撰刊顺序、层累谱系、人物网络,理清了《蚕桑合编》的版本及其流传过程。

【关键词】沙书玉、何石安、《蚕桑合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5-0125-09

Research on the Version and Spread of *Can Sang He Bian*

GAO Guo-jin^{1,2}

(1.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2.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Tai'an 271000)

Abstract: Can Sang He Bian is a famous ancient book of seri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printed column appeared during Daoguang period. Dantu Shen Zeke re-published it, and mistakenly published names. During Tongzhi period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north and south sides it was repeatedly inscribed, the name of the book was changeable and the contents of them was differ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Guangxu Can Sang He Bian the derived sericulture silkworm books were increased, more widespread, characters intertwined and extract distinct. Can Sang He Bian and its many derivatives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rge-scale persuasion of sericulture tim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article takes the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 core, through the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f text and character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silkworm books, publishing order, pedigree,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clarify its version and spread process.

Keywords: Sha Shuyu; He Shian; *Can Sang He Bian*

近些年,晚清劝课蚕桑的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而劝课蚕书作为史实内核,其相关研究仍不清晰。《蚕桑合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关系诸多著名蚕书。但该书诸多疑问,长期困扰国内外学者,尚未得到解释。天野元之助提出疑问“关于何石安,1974年田尻利将撰者记为沙石庵。沈秉成《蚕桑辑要》序提到司马沙君石安。”^①田尻利提到“何石安,与光绪《丹徒县志》医士沙石庵,民国《续丹徒县志》沙石

[收稿日期] 2017-05-15

[基金项目] 2014年山东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院课题“晚清蚕书视角下的技术交替与商品经营”,14XSK3-09; 2016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开发利用研究》,16BZWJ02

[作者简介] 高国金(1983-),男,科学技术史博士,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农学院作物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业古籍、蚕桑技术史、物产史志研究。

①[日]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36页。

安,三者有矛盾之处,而连常五《蚕桑汇编》、沈秉成《蚕桑辑要》二书中提到沙石安。推定重刊本何石安多为讹误。同时详细比对何石安、尹绍烈、沈秉成三书内容关联。”^① 华德公提到“连常五《蚕桑汇编》载《蚕桑合编》作者为何石安,不知为何本书刻为沙石安、沙瑟菴,但肯定这是一人。”^② 以往研究中,由于版本不全,史料不足,无法充分论证相关疑问。笔者汇集《蚕桑合编》各类版本及相关流传蚕书,通过人物、版本、文字、图说的层层比对,挖掘各书之间相互勾连,解释相关蚕书诸多疑问。文章以晚清各地劝课蚕桑过程为线索,围绕《蚕桑合编》版本及其流传过程展开论述,确定《蚕桑合编》各类版本、辨析沙石安与何石安的误刊疑问,挖掘重刊本古蚕书价值,梳理了几部主要辑录蚕书的传承方式与流传谱系,尝试以内容层累与人物网络多视角考证这一农史难题。

一、道光初版与沙石安考证

《蚕桑合编》,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③。内容包括:道光二十四年岁在甲辰仲冬月吉苏藩使者瑞昌文柱序;道光癸卯岁嘉平月朔日沙石安序;卷端上题“蚕桑合编”,卷端下题“陆伊湄、沙式菴、魏默深辑,文东川刊”;辨桑法、接桑法、移栽剪桑法、科斫桑条法、蚕性总说、浴种生蟻法、下蟻法、饲蚕法、断饲眠法、饲蚕起底法、上簇法、原蚕法、收种法(沙式菴)^④;缂丝法十二条(魏默深);丹徒蚕桑局规四条、蚕桑局事宜十二条(陆伊湄);三十二幅图说(袁克昌)。该书标志着中国古蚕书技术创作高点,也是中国传统经验农学经典之作,陆献丹徒蚕桑局开始出现于中国劝课蚕桑史。袁克昌绘三十二幅图说,图文并茂,是中国传统蚕桑生产工具与环节图说的最高水平。

目前,确定此版为道光二十四年文柱刊行首版。封面题签为“蚕桑合编”,首页右边栏镌“道光甲辰季冬镌”,左边栏镌“本衙藏板”,版刻时间准确。尾页镌三竖行小字“板存苏州胥门内石岩桥南晚宝晋斋王兰坡刻字店”,刻字店地点符合江苏布政使司“苏藩使者”文柱驻地苏州,两条信息是其他版本均未出现的直接证据。辑者陆伊湄、沙石菴、魏默深三人,刊者文东川。序中人物赵邦彦,也是判定初版的重要依据。

文柱(字东川),瑞昌人,宋丞相天祥裔。拔贡,授小京官,累官兵部员外郎。值西域军兴,筹议部务,悉中机宜,叙功授浙江衢州知府。调杭州知府,署温处道。擢山西河东兵备道,兼山陕豫三省盐法,进直隶按察使,调云南入覲。上知其才,改江苏未至,进江苏布政使^⑤。文柱任苏藩时,著刊《蚕桑辑要》,^⑥推测此书便为《蚕桑合编》。

① [日]田尻利:《清代农业商业化の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第115页。

② 华德公:《中国蚕桑书录》,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③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堪培拉)标引为:Creator Lu,Yimei.Title Can sang he bian / Lu Yimei, Sha Shiyan, Wei Moshen ji. Call Number AMON LMS 338.Created/Published Suzhou: Wen dong chuan, Daoguang jia chen [1844] 苏州:文东川,道光甲辰[1844].Pages 26。

④ 桑蚕部分为沙式菴(即沙石安)辑录,文柱序言“近人《蚕桑切要》”即《蚕桑合编》篇内沙石安辑录蚕桑内容。同治壬申曹笙南《五亩居蚕桑清课》“惟何石安所著《蚕桑切要》,继增续编,瑞昌文柱藩苏时,加以图说,总曰合编,于法少备,桑蚕近刻,允推善本。”目前,《蚕桑切要》并无直接辑录源头。郑辟疆校注沈秉成《蚕桑辑要》“道光间何石安《蚕桑浅说》”,笔者认为原序“因述浅说,以劝同志”并非撰述蚕书名称,仅为谦逊之语。查阅现存蚕书,道光十一年江南镇江府事王青莲为劝课蚕桑,重刊嘉庆十三年高铨辑《蚕桑辑要》(即《吴兴蚕书》),此书与《蚕桑合编》内容颇有关联,具体内容,它文另述。

⑤ 光绪《江西通志》卷166《列传·九江府》,第20页。

⑥ 同治《瑞昌县志》卷9《艺文·别部》,第3页。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以知州分发江苏,二十九年署兴化县^①。咸丰元年任高邮州^②。且与陆献为京城故交挚友(魏源《古诗答陆彦若》与《都门感秋寄陆彦若于奉天》可证),魏源辑此书的时空范围与人物交集上成为可能,咸丰《沙氏族谱》载“沙式菴著有《蚕桑摘要》行世,文方伯柱采入劝课。属魏默深附注缣丝于后,名曰《蚕桑合编》。”^③证实魏源将缣丝法十二条辑入《蚕桑合编》。

陆献(字彦若,号伊湄),宋忠烈公秀夫裔孙,世居丹徒镇。道光辛巳,由国学上舍举顺天乡榜。道光七年,随钦史那彦成赴回疆办善后事宜,保举知县,选授山东蓬莱县令,权莱阳篆,调繁曹县。所至兴利除害,办事实心,劝民种树栽桑养蚕,设织局。去官回籍,创设丹徒课蚕种桑局,以《蚕桑兴利法》刻本劝民,远近举行^④。即道光二十二年,陆献于丹徒县城东设立蚕桑局^⑤。道光二十四年“文东川方伯招至吴中,议劝课蚕桑,培补地方元气,乃设局城南鹤林寺,法以无旷土游民为正旨。”^⑥文柱《蚕桑合编序》“复取近人所著《蚕桑切要》及丹徒蚕桑局章程刊布,加以图说,并仿制器具,颁行所部。”其中丹徒蚕桑局章程便是由陆献辑入《蚕桑合编》。陆献早卒,咸丰十年入祀山东名臣祠,此后《蚕桑合编》诸版本再无其信息,陆献作为辑录者的出现证实了该版为首版的可能性。

沙书玉是否与沙瑟庵、沙石安、沙式庵、沙石庵、何石安为同一人,成为研究难点。目前存世三版《毘陵沙氏族谱》,道光九年版(日本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咸丰九年版(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一年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道光九年《沙氏族谱》“书玉,字玫玉,九成(皋)长子,生于嘉庆七年壬戌七月初四日亥时。”^⑦此谱未见其他称呼,玫玉少见史料。咸丰九年《沙氏族谱》“十五世,书玉,字式菴,太学生。”^⑧“书玉,九皋长子,字石安,一字玫玉,又号式菴,国子监生,生嘉庆七年壬戌七月初四日亥时。”^⑨石安、式菴称呼已经出现。光绪十一年《沙氏族谱》尽述其一生,记载最详,“十五世,式庵,名书玉,寿登八十有二。”^⑩“书玉,九皋长子,字石安,号瑟庵,例授承德郎,太学生,议叙六品顶戴,诰封中议大夫,五品蓝翎州同职衔,加六。生于嘉庆七年,壬戌七月初四日亥时,卒于光绪九年癸未六月二十九日丑时,寿登八十有二,葬大港镇东磨盘山东路南姚家山祖塋,乾巽向兼,亥巳有圻有碑。著有《蚕桑汇编》、《医原记略》、《瘍科补苴》行世。”^⑪李承霖《恭祝:诰封奉政大夫晋封中议大夫石安尊兄大人八秩寿序》,落款:光绪七年岁次重光大荒落相月上澣穀旦赐进士及第侍读学士愚弟李承霖顿首拜撰。载“先生家世业医,其先为毘陵人,自其父景韶翁始迁大港,遂占籍焉。先生生有至性,少失恃,事父暨继母殷,以孝闻。性颖异,好读书,以贫故弗克卒業,弃而学医,于灵素秘奥及诸名家之说,莫不贯穿宣究。”道光时“润州古吴地,厥土宜蚕,惟城东数十里向无桑田,先生慨然创始,种植女桑,并讲求浴茧缣丝诸法,著有成书,远近效之,皆先生导之也。”^⑫族谱不仅有书玉、石安、瑟庵、式庵等名称,也

①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卷 11《宦绩》,第 2 页。

② 光绪《再续高邮州志》卷 3《秩官志·文职》,第 1 页。

③ [清]沙寿年:《毘陵沙氏族谱》卷 19《式菴序略》,百寿堂,咸丰九年,第 3 页。

④ 光绪《丹徒县志》卷 36《尚义》,第 56 页。

⑤ [清]何石安:《蚕桑合编·附图说》,《丹徒蚕桑局规四条》,道光二十四年,第 1 页。

⑥ 光绪《丹徒县志》卷 28《宦绩》,第 21 页。

⑦ [清]沙永贞:《沙氏族谱》卷 2《大分世表》,木活字本,道光九年,第 6 页。

⑧ [清]沙寿年:《毘陵沙氏族谱》卷 3《簪纓志》,百寿堂,咸丰九年。

⑨ [清]沙寿年:《毘陵沙氏族谱》卷 5《大分世表·十一世至十五世》,百寿堂,咸丰九年,第 6 页。

⑩ [清]沙仲源:《沙氏族谱》卷 3《耆寿志》,百寿堂,光绪十一年。

⑪ [清]沙仲源:《沙氏族谱》卷 5《大分世表·十一世至十五世》,百寿堂,光绪十一年,第 719 页。

⑫ [清]沙仲源:《沙氏族谱》卷 19《石安翁八十寿序》,百寿堂,光绪十一年。

确证了沙书玉撰《蚕桑汇编》。

丹徒方志亦载沙书玉、沙石庵、沙石安,以及《蚕桑合编》信息。光绪《丹徒县志》“沙石安《蚕桑法》二卷”^①尚不确信。光绪《丹徒县志》“医士沙石庵著《蚕桑合编》一卷”^②将沙石庵(沙书玉)与《蚕桑合编》直接联系。民国《丹徒县志》“沙书玉,字石庵。精内外科医学甲一郡,声震大江南北。著《医原纪略》《瘍科补苴》等书,皆自抒心得,能发前人所未发。性慈善,过贫者给药费,不受酬,岁暮施米券。居大港,河道淤塞,倡捐濬以利舟楫。创育婴恤嫠义疎公善堂,拾骨施药诸善举。修大港至谏壁石路。”^③结合《沙氏族谱》中例授、议叙、诰封、诰敕、职衔等资料,说明沙书玉热衷地方事务,符合此际士绅参与地方治理的时代背景。

赵邦彦为沙石安《原序》中唯一提及的人物,“因于丁酉岁,邀友人赵邦彦筑南山草堂,平原数亩,种桑千株,旋于岁暮春率内人躬操其事。”“赵邦彦(字绥之),道光壬辰举人,甲辰大挑二等,选上海县教谕。”^④《缙绅全书》载“赵邦彦,镇江人。举人,二十六年三月选上海县教谕。咸丰三年五月选海州学正。同治十一年正月升华亭县教谕。”同治十三年“华亭县教谕赵邦彦病故,遗缺以训导沈瑩。”^⑤赵邦彦与沙石安均镇江人,关系密切。赵邦彦撰《沙式菴先生序略》,落款:道光辛卯科举人海州学政世弟赵邦彦顿首拜撰,百寿堂。载“今岁(咸丰三年)之春,彦秉铎海州,适沙君式菴以书至,道寤想,劝加餐,外及修家乘事。予维沙君立身行己实有益吾乡者数大端,不可不附载。”^⑥又言“沙式菴著有《蚕桑摘要》行世。文方伯柱采入劝课,属魏默深附注缣丝于后,名曰《蚕桑合编》。”^⑦赵邦彦记载于原序,佐证沙书玉便为《蚕桑合编》辑录者的准确性。《蚕桑摘要》与光绪元年吴江任兰生于寿州刊《蚕桑摘要》名称一致,但任兰生版图说“饲蚕凳式”为十字形,据此判断应晚于同治八年连常五《蚕桑汇编》,接近沈秉成《蚕桑辑要》。由于方志、族谱、蚕书等采入信息来源不同,诸多史料记载书名存在差异亦符合史实。

道光二十五年《蚕桑合编》重刊本,陕西图书馆藏。镌“道光乙巳季夏,丹徒县正堂沈重镌板存县库”,“正堂沈”应为沈则可,华德公《中国蚕桑书录》将沈则可与瑞昌文柱误作沈瑞昌。“沈则可,浙江嘉兴人,监生,道光二十四年任丹徒县令。”^⑧《缙绅全书》“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补震泽县,知县加一级”,“道光二十八年任金匱县令”^⑨。该版序、桑、蚕、缣丝、局规、图说与道光二十四年文柱版一致。区别是何石安的出现,落款“道光癸卯岁嘉平月朔日何石安序”,卷端上题“蚕桑合编”,卷端下题“何石安、魏默深辑,文东川刊”。陕图标引何石安等辑《蚕桑合编》一卷,道光二十五年刻本。南图标引何石安《蚕桑合编一卷·图说一卷》道光二十四年。南图藏本缺版刻信息,对比两书正文版式、边框、句读、图说,确定南图版与陕图版属同版,南图属误标。此版首次落款“何石安”后世流传版本频繁使用,且之后一个半世纪,并未提及沙石安与何石安相关疑问。1990年华德公与1999年田尻利提出“讹误”观点。笔者判断丹徒版刻审校之时,沙石安并未参与其中,遂将“沙”误刻为“何”。至于何石安,何氏亦为丹徒大姓,假设刊刻者主观擅改,但史料难觅其人,似经不起推敲。

① 光绪《丹徒县志》卷46《书目》,第15页。

② 光绪《丹徒县志》卷36《尚义·课蚕种桑局》,第56页。

③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50《人物十》,第5页。

④ 光绪《丹徒县志》卷28《宦绩》,第26页。

⑤ 《苏省抚轺事宜》,《申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五版。

⑥ [清]沙寿年:《毘陵沙氏族谱》卷19《式菴序略》,百寿堂,咸丰九年,第1页。

⑦ [清]沙寿年:《毘陵沙氏族谱》卷19《式菴序略》,百寿堂,咸丰九年,第3页。

⑧ 光绪《丹徒县志》卷21《职官表》,第11页。

⑨ 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15《职官》。

二、同治辑刊与误版流传

太平天国兵燹之后,长江下游南北两岸亟需恢复生产,各府州县大规模劝课蚕桑,多次辑补刊刻《蚕桑合编》。各版名称出现变化,内容亦有增删,以《蚕桑汇编》内容最为完善,人物最为准确。武阳公善堂版本后世辑录颇多,流传范围最广。

连常五《蚕桑汇编》,镌“同治己巳季春,沙石安重刊”,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藏。该版大题“蚕桑汇编”,正文小题沿用“蚕桑合编”。该版特点:一、沙石安直接参与辑补刊刻,文柱序未变,原序落款“道光癸卯岁嘉平月朔日丹徒沙石安序”,沙石安明确为丹徒人,原序中将“(石)自幼至今”改为“(石)业医之暇”,呼应沙书玉作为医士的史实。沙石安辑“桑、蚕”与前版一致。缂丝法十二条未变,其字上方有“补辑”二字,而非以往置于下方,卷端下题“魏默深辑,文东川刊”。丹徒蚕桑局内容未被辑录。二、三十六幅图说,较文柱、沈则两版增加四幅,即稻草簾式、草梳式、檐桑橙式、鑿钉式。首图无袁克昌绘等字样,饲蚕凳式与前版不同,为十字风车图型。三、撰入《续编》:《蚕桑杂记》(沙瑟庵又辑)十一条。撰入《蚕桑续辑》(临淮连常五琴溪选辑):桑树有三种、培桑有十法、种橡树饲野蚕法、养蚕法(原辑补辑之中已有之法不复重辑)、养野蚕法、纺野茧法。《续辑》多被后世蚕书辑录,是判定蚕书辑录顺序的重要资料。文末有《蚕桑汇编序》,落款“同治丁卯年季秋月运同街江苏补用直隶州知州署丹阳县知县事临淮连常五合刊并序”。

“连常五(字琴溪),临淮人。同治六年知丹阳县事,……在是年田捐项下拨款采办桑秧,分给各乡,并颁《蚕桑汇编》,教民栽养之法,民间自兹渐获蚕桑之利。”^①同治七年八月任松江府娄县知县。连常五序“今夏捧檄云阳,政事丛集,夙夜从公,刻无暇晷。迄今三月,案牍稍清,适有沙生石安,因公晋谒,袖出前任金兰生太守代刊、石安自辑《蚕桑合编》一本,以折衷于余,余欣然阅之,乃叹余三人有同志焉。……爰将平时采择各条,为金兰生太守前刻所未备者,续辑于后,改为《蚕桑汇编》,付梓合刊。”^②印证了光绪《沙氏族谱》载“沙书玉(字石安,号瑟庵),著有《蚕桑汇编》行世。”^③目前,尚未查阅金兰生刊《蚕桑合编》。“金鸿保(字兰生),浙江秀水人,附监。”^④“秀水附贡同治三年署”江宁府属同通(驻省城),南捕,通判^⑤。同治五年署丹阳知县,六年连常五继任。《丹阳县志》多载金鸿保照会邑绅,创设地方机构,沙书玉参与劝课与上文族谱记载相吻合,符合人物与时代特点。

《蚕桑图说合编》,镌“同治己巳仲春重镌,附蚕桑说略,常郡公善堂藏板”,华南农大藏。此版流传较广,其特点:一、卷首三篇序落款:同治八年岁次己巳嘉禾张清华谨识;道光癸卯岁嘉平月朔日何石安序;道光二十四年岁在甲辰仲冬月吉苏藩使者瑞昌文柱序。篇尾跋落款:同治己巳仲春阳湖陆黻恩跋。二、卷端下题“何石安、魏默深辑,武阳公善堂校刊”。桑、蚕、缂丝十二条(补辑)与文柱、丹徒版一致。二十九幅图说,删减明显,最后一幅为刮桑耙式,丝车状总图有袁克昌绘字样。《蚕桑续编》为金鸿保辑一条、连常五辑四条、沙瑟庵辑三条。此书是唯一出现金兰生辑录的版本。三、附宗景藩湖北蒲圻县劝课蚕书《蚕桑说略》,说桑五条、说蚕十条。

该版人物一“张清华(字晴江),浙江秀水人。举人,(同治)七年三月任,……九年七月充乡试同考

① 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16《名宦》。

② [清]连常五:《蚕桑汇编》连常五序。

③ [清]沙仲源:《沙氏族谱》卷5《大分世表·十一世至十五世》,百寿堂,光绪十一年,第719页。

④ 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13《职官》。

⑤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11下,第21页。

官,十月复任,十年引疾去。”^①同治十年至十三年任阳湖知县。张清华版源自庄俊甫两部蚕书合刊,其序言“戊辰岁,予来莅是邑,晤庄俊甫学博。时有协茂园田五十亩,种桑万余株。将以劝兴蚕务,复袖出《蚕桑合编》,并《蚕桑说略》示予,予览其书,见其于栽桑饲蚕之法,明切指示,至详且备,亟劝其付梓合刊。”人物二,陆黻恩(字亚章,号息庵),阳湖人。道光十九年举人,选授知县。生于嘉庆八年,以同治十三年卒于家。其跋言“广文庄君俊甫,初亦有意于斯,得贤父母为之提倡,知能相与有成,因出《蚕桑合编》、《蚕桑说略》,并为一册,浼张侯序而行之。”上述序跋“庄俊甫袖出《蚕桑合编》”为何版?仅看张清华版内容,与连常五版相接近。但亦有矛盾:一、序为何石安撰,正文蚕桑续编又标沙瑟庵,目前仅沈则可版用何石安。若此版辑录金兰生与连常五版,沙石安应参与刊刻,不应出现何石安谬误。二、此版有金鸿保辑录一条,而连常五版未见,说明必定参照金兰生版。此处亦有连常五辑四条,可见,必然也参照连常五版。但此书仍沿用沈则可版“何石安”确实有困惑之处。

《蚕桑图说合编》,镌“同治己巳仲春重镌、附蚕桑说略、常郡公善堂藏板”,南京农业大学藏。该版与张清华版基本一致,有些许区别。一、桑、蚕、缫丝一致,缺张清华序与陆黻恩跋。图说一致,但顺序置于开篇。此版蚕桑续编(金鸿保辑一条、连常五辑四条、沙瑟庵辑三条)内容一致,但置于《蚕桑说略》之后。二、增附沈练《广蚕桑说》,桑十条,饲蚕法六十六条。目前,同治八年之前《广蚕桑说》版本,仅上图藏同治二年初版,书中培养桑树法十九条,饲蚕法六十六条。该书为同治元年姚继绪增订,“咸丰甲寅始以避寇,归课诸孙读,又购得近人《蚕桑辑要》一书,见其中微引之详,有足补前说所未备者,采录而增订之,为《广蚕桑说》。”此“近人《蚕桑辑要》”是否为方志艺文中收录文柱与陆献各自所辑《蚕桑辑要》,亦或道光十一年镇江知府王青莲所刊《蚕桑辑要》,均无从考证。

《蚕桑图说合编》,镌“同治辛未桂月,高廉道许重刊,高州富文楼藏板”,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亦收录于《四库未收书辑刊》肆辑二十三册。初步判断该版与华南农大武阳公善堂版一致。开篇《蚕桑示谕》落款“钦加布政使衔广东分巡高廉兵备道兼管水利驿务加十级纪录十次许”撰,“许”即许道身(字缘仲),浙江钱塘人。仁和监生,遵例报捐知县,分发江苏。道光二十七年补丰县知县。咸丰十年九月以沿江集团助剿,在事出力,奏请补知府。同治二年正月署常镇通海兵备道监督镇江关洋务。同治八年六月服阕,起复到京,简放广东高廉兵备道。光绪《高州府志》载许道身“同治八年任高廉道。”^②光绪《吴川县志》也有其劝课记载“后许道身至,乃雇广州工人来郡开局教蚕桑,吴川亦学缫丝。”^③推断许道身任常镇通海兵备道之际收藏了常郡公善堂版。

三、同光衍生版本与流传

《蚕桑合编》成为晚清诸多劝课蚕书辑录的源头,尹绍烈、沈秉成、恽毓香所辑录蚕书是《蚕桑合编》流传的关键节点。

尹绍烈辑《蚕桑辑要合编》,书签有“詠唐题”字样,同治五年辑刊于清江浦,南京农大藏。该版特点:一、桑条目增加“移栽接桑剪成拳桑法、未接鲁桑秧养成拳桑法、布行桑法、种葑治畦法、栽地桑法、养树桑法、压桑条法、插桑条法、埋栽桑条法、秋栽法”。蚕条目将“饲蚕法”改为“饲蚕自初饲至三眠各法”,将“原蚕法”拆为“原蚕法”、“养二蚕法”两条。缫丝法十二条未变。蚕桑辑要图说三十四幅,首图有袁克昌绘,无火盆字样,最后两图为檐桑模式与铜丝钩式。二、该书新增御制耕织图诗序、御制诗二十三首(落款:盐运使街道员用江苏候补知府尹绍烈恭录)、尹绍烈序、清河蚕桑局规条九条、蚕桑局事宜

① 光绪《武阳志余》卷6《职官》,第11页。

② 光绪《高州府志》卷26《职官九·宦绩传》,第14页。

③ 光绪《吴川县志》卷10《事略》,第46页。

九条、董事每月应办事件三十一条、蚕桑局显明缫丝利厚易知单、蚕桑局简明养蚕易知单、蚕桑局简明种桑易知单、同治三年四月上浣督漕使者盱眙吴棠谨序、督办蚕桑局尹示、作兴教民栽桑养蚕缫丝大有成效记、同治五年仲春月江苏候补知府滇南尹绍烈谨识。三、该版出现刊刻错误,“收种法”单页重复刊印,覆盖“蒸茧法”开头内容,致其缺四十四字。四、该书与陆献《蚕桑事宜》相关联,尹绍烈序“烈俱职比部,适同年丹徒陆伊湄(猷)大令谒选来京,得所刊《蚕桑事宜》一册,种养之法无一不备,并云在籍为之,极有效验,随时与之讲究,颇觉心得。”《缙绅全书》“尹绍烈,莲溪,云南蒙自人。副榜,辛巳员外郎,河南司行走。后太常寺典簿,加一级”。

《蚕桑辑要合编》,牌记“光绪二年仲春刊于莲池书局”,无编者与序跋,各地馆藏较多。该书与尹绍烈版相近,其特点,一、桑条目与尹绍烈版一致,蚕条目将尹绍烈“原蚕法、养二蚕法”改为“原蚕养二蚕三蚕法”,此版能见完整“蒸茧法”条目。二、较尹绍烈版增加《蚕桑杂记》:桑树有三种、培桑法、种橡树饲野蚕法、养蚕法、养野蚕法、纺野茧法。图说三十六幅,最后四幅为稻草簾式、草梳式、檐蚕凳式、凿钉式。此内容显然参照了连常五,亦或沈秉成版。三、书后附“种桑简明易知单、养蚕简明易知单、缫丝利厚显明易知单”,较尹绍烈易知单名称略有改动,与下文豫山《蚕桑辑要略编》易知单一致,这是早于豫山易知单唯一版本。总之,此书至少辑录连常五版、或沈秉成版,同时参考尹绍烈版。

《蚕桑辑要合编》附补遗,二册,镌“光绪庚辰春月,河南蚕桑局编刊”,南图藏。上册:一、蚕桑辑要叙(涂宗瀛)、蚕桑辑要序(麟椿子)、河南试办蚕桑局章程十条、蚕桑辑要序(豫山)、河南蚕桑辑要序(魏伦先)。二、种桑与莲池版一致,种桑杂记八条、桑树有三种、培桑法九条。养蚕与莲池版一致,养蚕法十九条、养蚕杂记三条、缫丝法十二条。种橡养山蚕:种橡树饲野蚕法、养野蚕法、纺野茧法。三十六幅图说与莲池版一致。三、此书并无易知单,而易知单被辑入光绪六年豫山《蚕桑辑要略编》,之后亦有流传新本。下册补遗收录清代名宦劝课蚕桑论说、集文,其中有《蚕桑合编》文柱序。

豫山《蚕桑辑要合编》序言,此书源自其旧藏,“乙丑(同治四年)仲春重至江北,得晤滇南尹莲溪观察,……赠书二册。”^①豫山(字东屏),苏完瓜尔佳氏,隶满洲正黄旗,监生,承袭二等轻车都尉。同治元年由工部郎授登州知府,四年调沂州府,济南府知府,济东泰武临兵备道。光绪五年任河南按察使。据史料,豫山早年获赠尹绍烈蚕书两册,应为尹绍烈《蚕桑辑要合编》,亦或陆献(咸丰早卒)《蚕桑事宜》,两部蚕书皆缺新增内容“桑树有三种、培桑有十法、种橡树饲野蚕法、养蚕法、养野蚕法、纺野茧法”。由此必须考虑其他辑录源头,与其类似的光绪二年莲池版可能性最大。此外,同治六年,涂宗瀛知江宁府劝课农桑,九年升任苏松太道员,收藏同治八年《蚕桑合编》,亦或同治十年沈秉成《蚕桑辑要》皆有可能,两书新增内容与豫山《蚕桑辑要合编》相吻合。

沈秉成辑《蚕桑辑要》,牌记“同治辛未夏六月常镇通海道署刊”。此书版本颇多,《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至少收录八个版本,而辑其内容而成的蚕书也不少。该版特点:一、新序落款:同治辛未孟夏归安沈秉成序、同治辛未仲秋之月丹徒吴学堦谨识。新内容:告示规条,计开九条。书末辑入沈秉成之父归安沈炳震《乐府二十首》。二、桑、蚕、缫丝、杂记、橡树、野蚕、野茧等内容在连常五版中皆可见。图说三十六幅,图说数量、饲蚕凳式形状皆与连常五版一致。目前,仅连常五版内容与之相符合。三、《蚕桑辑要》丹徒吴学堦序中罗列诸多参与劝课的官绅姓名,牌记“光绪九年季春金陵书局刊本”,载“司马沙君(石安),尚以镇地形凋敝,一时筹款维艰为虑。”推断此“沙石安”即沙书玉(卒于光绪九年)。而沈秉成亲自参与,同治辛未夏六月常镇通海道署刊,吴学堦序中反而隐去“司马沙君(石安)”,其他内容完全一致,其中缘由尚无法解释。

《蚕桑辑要》卷端下题“茶陵谭钟麟文卿纂编”,无刊刻时间,北大、陕图、浙图藏。该书内容辑录源

① [清]豫山:《蚕桑辑要合编·豫东屏后序》。

较多,一、栽桑法则:辨桑种、种桑子、种桑树、修桑树、堤岸等条。养蚕法则:总说、摘要等条。两部分与道光九年杨名颍《蚕桑简编》内容基本一致。其余诸如缫丝法十二条、蚕桑杂记、养野蚕法、纺野茧法,亦无改动。图说三十六幅与沈秉成版一致。二、尾条目“种树法”区别最大,分为两段文字。前段“青桐树类亦同橡木,……此说采于宁羌廷俊赵刺史。”后段“青桐橡櫟等树,山中处处有之……随处留心耳。”谭版“种树法”提法以及后段多处内容,明显直接源自杨名颍《蚕桑简编》,谭钟麟于陕西劝课辑录杨名颍书亦符合情理。连常五版、沈秉成版仅有前段内容,条目标为“种橡树饲野蚕法”,由此判断谭版此部分属于单独辑录《蚕桑简编》。三、谭钟麟(字文卿),湖南茶陵州人。咸丰丙辰进士,同治十年十一月戊申授陕西布政使。同治十一年正月癸卯寻命护理陕西巡抚,旋还布政使任,是时,……以余暇兴学立书局,濬郑白渠,教民种桑,蚕织大兴。光绪元年二月擢授陕西巡抚。五年八月庚午调浙江巡抚。^①“陕藩跻开府,濬郑白渠,收八川之利甚厚,罢织呢局靡费,一意治蚕桑,移浙桑秦地,募浙工教之,蚕织大兴,人号谭公绸。”^②谭版之蚕桑局章程十二条出现“陕西防营”、“兴汉蚕妇”内容,可见此书为谭钟麟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劝课撰刊。由此,推断谭版稍晚沈秉成版,早于莲池版与豫山版。

恽毓香辑《蚕桑备览》,光绪三年,恽祖祁刊。该版特点,一、新增张修府序。二十九幅图说,与张清华版一致。说桑五条、说蚕十条与张清华版后附宗景藩《蚕桑说略》一致。二、同治五年,恽毓香已归武进,其参与同治八年张清华常郡公善堂版刊刻存在可能。恽毓香热衷地方事务,二人且有交集,“知阳湖县张清华,郡绅史致澍、陆传应、恽光业、盛康、刘翊宸于积谷息钱项下支建乡谷仓。”^③恽光业即恽毓香,其与庄俊甫亦有交集,“保婴保节局:光绪元年建。……主持其事者,恽先生毓香、盛先生旭人,刘先生云樵、庄君俊甫、姚君彦森,及已故之董君云階。”^④张清华版源自庄俊甫将《蚕桑合编》与《蚕桑说略》并为一册,由此,恽光业《蚕桑备览》必然辑录于张清华版。

综上所述,晚清蚕书流传谱系研究需要借助地缘、业缘、仕宦等人际交往关系网络手段,构建起微观人物与蚕书内容的历史解释逻辑,而这一史实过程又明确反映了晚清劝课蚕桑活动的社会运作过程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内容。沙书玉生活在剧变与转型的时代,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连番兵燹,以及战后官绅之励精图治。沙书玉秉持医术救人,关注慈善与蚕桑,正如其友赵邦彦感叹:“昔范文正有言,士君子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夫医特一艺之微耳,先贤重之,至与宰相等,其故何哉?盖良相在上则佐天子,活万姓,使无一夫不得其所;良医在下则除疾苦,杜夭札,使无一人不尽其年。其利人同,则其获报于天也,自无不同。予于吾乡沙石安先生有深感焉。”^⑤《式庵公赞》沙书玉“节不苟汗,义能格逆,济世良才,光昭日月。”^⑥方志、族谱出现沙书玉蚕桑著述的不同书名,以及《蚕桑合编》版本及流传出现人名误刊、内容增删等现象,亦能窥探其人生经历复杂多变。历史个体不能脱离时代,晚清地方士绅不得不去适应所居区域纷杂且多层次的外来冲击,以及猝不及防的地方社会剧变。

《蚕桑合编》是嘉道时期经世学派代表性人物魏源直接参与撰刊的农学著作,极为少见。该书兼具传统农书辑录传承的普遍性与晚清蚕桑类农书谱系明显的特殊性,代表性极强。《蚕桑合编》撰刊与晚清政治、经济、社会密切相关,贯穿着整个近代史。围绕各地官绅劝课史实,可以总结蚕书流传谱系中的诸多有价值的历史规律。《蚕桑合编》是晚清劝课蚕书典型代表,已经成为晚清蚕桑技术的概念符号。晚清蚕书众多,辑录现象明显,对内容层层剥离与比对已经成必要的研究手段。《蚕桑合编》原刻与

①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64《名宦》。

② 谭泽闾:《谭文勤公奏稿》卷首,第 19 页。

③ 光绪《武阳志余》卷 2《积谷仓》。

④ 光绪《武阳志余》卷 3《善堂公所》。

⑤ [清]沙仲源:《昆陵沙氏族谱》卷 12《五修续赞》,百寿堂,光绪十一年,第 2 页。

翻刻版本差异大,流传辑录内容多变,文字层累与增删频繁,流传谱系现象明显。《蚕桑合编》作为传统蚕桑技术与文化的文本,历经文柱、沈则可、连常五、张清华、许道身、尹绍烈、沈秉成、谭钟麟、豫山、恽毓香等人辑录、增补、重刊,契合晚清劝课蚕桑的时代需求。晚清官绅劝课蚕桑成为蚕书流传根本缘由,这是根植于特殊历史阶段的传统农书流传的新特点。

[参 考 文 献]

- [1] 华德公. 中国蚕桑书录[M]. 农业出版社, 1990.
- [2] 惠富平. 中国农书概说[M]. 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9.
- [3] 天野元之助. 中国古农书考[M]. 农业出版社, 1992.
- [4] 田尻利. 清代农业商业化の研究[M]. 汲古书院, 1999.
- [5] 张芳、王思明. 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 [6] 王毓瑚. 中国农学书录[M]. 中华书局, 2006.
- [7] 肖克之. 农业古籍版本丛谈[M].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 [8] 高国金. 同光之际劝课蚕桑农书的撰刊与流传[J]. 中国农史, 2013, (4).

(上接第 144 页)

农”现象。这是新疆屯垦历史上少有的特殊经济现象,因为新疆一直是一个粮食短缺的边疆区域,历代中央政府的屯垦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对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缺乏规划。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新疆地域交通不便、物流不发达以及历史上缺少应对之策所致。为应对“屯垦陷阱”,清政府大量裁撤兵屯、增加民屯,将移民转变为当地的编户齐民,让土地和粮食进入市场。与此同时,作者指出由国家主导经营的屯垦经济一直存在如何市场化的问题,也是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五,分析了新疆屯垦经济与西域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屯垦经济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公里,与周边八国接壤,地理位置优越,作者建议新疆要以农业产业化为推力,协调南北疆区域经济发展,增强新疆整体实力,构建以新疆现代化为龙头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加强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关系。这些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惠及沿途民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研究成果对某些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在分析新疆兵团对于 21 世纪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可以运用更多最新资料尤其是数据信息,从而进行更为具体量化的研究;对于新疆兵团在南疆经济中的主体作用,尤其是引领和田、喀什地区进一步发展可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对策。

张安福教授长期致力于唐代西北的农业、农民问题研究,在新疆工作多年,田野考察经验丰富,并以农业经济和相关屯垦问题为研究对象,先后出版了《历代新疆屯垦发展制度研究》(2010 年)、《唐代的西域屯垦开发与社会生活研究》(2011 年)、《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社会变迁研究》(2013)等。该成果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所得,不仅丰富了屯垦经济研究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边疆农业经济的研究领域。在目前国家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该成果梳理了汉代以来西域屯垦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清不同时期屯垦方式的绩效,对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国家西部发展战略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